



历史与人文

人文素养与现代都市

宁波市社会科学界第二届学术年会文集
(2011年度)

宁波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编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赠书

宁波学术文库

宁波市社会科学界第二届学术年会文集
(2011 年度)

历史与人文
人文素养与现代都市

宁波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编



NLIC2970792872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宁波市社会科学界第二届学术年会文集: 2011 年度.
历史与人文 / 宁波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编.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1. 10
ISBN 978-7-308-09209-8

I. ①宁… II. ①宁… III. ①社会科学—学术会议—
文集 ②史学—学术会议—文集 ③人文科学—文集 IV.
①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13068 号

前 言

为促进思想交流、活跃学术氛围、汇聚研究成果、展现学人风采,更好地为推动我市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智力支持,2010年10月,宁波市社科联成功创办了宁波市社科界首届学术年会。年会充分发挥大型学术活动参与广泛、学术规范、形式多样的特色和优势,注重为学者提供展示个体创造和追求的舞台,围绕宁波现代化建设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进行学术交流、思想互动,涌现出了一批质量较高的研究成果,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好评。学术年会也成为我市社科界标志性的学术交流平台。

2010年年底,中共宁波市委作出“六个加快”战略部署,制定了五年专项行动纲要,形成了推进“六个加快”的路线图、时间表和任务书,是我市“十二五”时期落实主题主线要求,拉高标杆争创发展优势的战略路径和主攻方向。2011年上半年,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规划上升为国家战略,将宁波—舟山海域、海岛及依托城市作为发展核心。这不仅是宁波推动海洋经济大发展的一次战略机遇,更是全面推动“六个加快”战略部署、争创科学发展新优势的一次重大机遇。今年,由宁波市社科联主办的市社科界第二届学术年会,以“宁波新发展:机遇·挑战·路径”为主题,紧扣宁波“六个加快”战略部署和加快发展海洋经济重大机遇,研讨交流宁波在新起点上的发展之策,为宁波现代化国际港口城市建设提供智力支持和理论支撑。

本届学术年会仍由年会开幕式暨大会学术活动、学科专场学术活动、学会学术活动三大板块组成。年会开幕式暨大会学术活动包括领导讲话、主题报告、名家学术讲演、优秀论文颁奖等。学科专场学术活动有四场:哲学·历史·人文学科专场,主题为“人文素养与现代都市”,由浙江大学宁

波理工学院承办;政治·法律·社会学科专场,主题为“管理创新与城市品质”,由浙江万里学院承办;经济·管理学科专场,主题为“转型发展 再创优势”,由宁波工程学院承办;青年学者专场,主题为“走进海洋经济时代的宁波”,由宁波大学承办。学会学术活动共16场。

本届学术年会共收到论文332篇,比第一届学术年会增加了118篇。学术年会组委会组织专家经过两轮评选,评出153篇入选论文(其中优秀论文45篇)。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宁波市社会科学界第二届学术年会文集(2011年度)》,分为经济与管理学科卷、社会与政法学科卷和历史与人文学科卷。所收论文,内容涉及经济、管理、社会、法律、文化、历史、教育等学科,论文质量比上届有普遍提高。论文作者有教师、研究人员、机关干部、学会会员、在读研究生等。

最后,真诚感谢在学术年会筹办过程中给予大力支持的全市各高校、社科科研单位和学会,以及所有关心、支持学术年会的领导和专家学者。

编者

2011年9月

目 录

试论南宋四明女性的阅读活动及其意义	张如安(1)
宁波都市旅游品牌形象的消费者感知及其提升研究	疏礼兵 陶 夕(13)
基于 SWOT 分析的宁波海洋文化产业发展研究	张 英(26)
红帮裁缝对辛亥革命的历史贡献研究	冯盈之 余赠振(39)
宁波方言常用动词选释	周志锋(51)
大运河畔的历史守望者	
——浙东运河镇海段沿岸碑刻考	吴锋钢(61)
韦译《诗经》最新版的典籍翻译意识	杨成虎(72)
论戴表元诗歌中以诗自娱主题	杨凤琴(84)
宁波海神信仰的源流与演变	李广志(95)
论儒学演变的“内在理路”研究模式	
——余英时先生《清代学术思想史重要观念通释》述评	陈珊珊(109)
国家海洋经济战略背景下的宁波渔文化创意产业研究	
——研究背景、研究意义与基本思路	范世清(115)
世博对宁波城市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启示	
——以传统文化滋养城市,以创新文化驱动发展	孙肖波(122)
海洋经济新闻报道的“蓝调”模式	
——以浙江卫视《走向蓝海》为例	何镇飏(130)
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提升生活品质的思考	
——以宁波为例	谢 磊(137)
论新农村建设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	
——以宁波为例	鲍展斌 徐珏玉(145)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 宁波走书的起源、保护与发展 潘 莉(157)
- 塑造共产党人形象 给力建党九十周年
- 基于文艺作品中的共产党人形象调查分析 周莹莹(167)
- “天一讲堂”创新服务解析 刘 燕 洪 敏(187)
- 网络文化产业盈利模式探析 李文明 吕福玉(196)
- 加强网络社会管理,提升网络道德素养
- 大学生不道德网络行为的社会管理对策 黄少华(214)
- “宁波帮”与近现代中国图书馆事业 万湘容 叶燕芝(224)
- 宁波寺院藏书的历史及其特质 程艳林(234)
- 蔡东藩教育著述考释 范志强(246)
- 家园合作培养小班幼儿家庭日常礼仪的实践研究 叶晓芳(253)
- 从单一走向多元,探索家教指导新途径 孙 莹(261)
- 汉魏六朝人物品藻兴盛原因探析 宋闻兵(272)
- 清代的田会:原始农村土地投资基金
- 基于浙东民间契约的研究 陈铨亚(280)
- 滋生养育与感恩回报
- 浙东文化与浙东乡土小说互补研究 傅祖栋(287)
- 翁元圻注困學紀聞易拾遺
- 兼與孫通海君校點商兌 俞信芳(301)
- 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沉浸研究 郑国华(321)
- “十里红妆”的婚俗文化向度 敖运梅(349)
- 地名及地名档案标准化是智慧宁波的基础 蒋 红(359)
- 辛亥革命前夕宁波志士的舆论宣传 冯晓霞(367)
- 浙海关与辛亥革命 胡丕阳(373)
- 宁波与道教文化 王巧玲(381)
- 宁波东海渔歌特色数据库建设研究 朱依群(389)
- 浙江余姚方言的语音特点 肖 萍(397)
- 论慈湖先生之神性思维 张实龙(406)
- 妈祖文化与宁波天后宫建筑装饰图案意蕴关联性研究 黄定福(419)

试论南宋四明女性的阅读活动及其意义

张如安

宋代社会,女性教育虽然受到一定程度的重视,但相比于庞大的男性读书人群来说,知识女性群体的人数仍然稀少,因此具备阅读能力的女性,作为特殊的一类人群,才构成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引起人们探究的兴趣。四明地区拥有阅读能力的女性,在北宋时期尚不多见,到了南宋则成群涌现,不下数十人,数量之多,在同时期的其他地区中很为罕见。女子接受教育是产生阅读行为的前提条件,南宋四明女性阅读群体的存在,表明这一时期四明教育向女子的开放度是很高的。笔者依据搜集到的大量原始史料,对南宋四明地区存在的女性阅读群体进行必要的解读。

一、宋代四明女性的阅读内容

宋代的士大夫已经认识到,如果完全将女性蒙昧化,会对子女的教育带来深刻的弊病,因此他们煞费苦心地为女子设计出有限度阅读的路子。司马光《家范》曾对女子阅读的内容作过界定,他说:“女子在家,不可以不读《孝经》、《论语》及《诗》、《礼》,略通大义”,“至于刺绣华巧,管弦歌诗,皆非女子所宜习也”。这大概可以看做是大多数儒家学者的意见。然而,宋代四明的女性实际上并未遵循这种阅读导向,她们在实际生活中阅读的内容并未局限于儒家典籍,特别是汪氏这样的女性,阅读面非常广泛,远远超过了士大夫预设的模式。

(一)儒家经典类

四明女性阅读的儒家经典主要包括《论语》、《孟子》、《礼记》、《诗经》、

《左传》、《尚书》等。如鄞县史浩的姐姐,“世仰治家之法,诗书是好”^①;余端臣之女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因此,自幼能诵《论语》、《孟子》;^②宣希真(1147—1221)通晓儒典,授子以《论语》、《孟子》,又以《曲礼》、《内则》、《中庸》、《大学》、《冠婚》、《乡饮》诸篇,时时为儿辈讽诵而开警之;何静恭(1162—1237)天资敏惠,父何楷非常钟爱,教以《孝经》、《论语》、《孟子》、《诗经》、《左氏传》,终身不遗忘;^③桃源乡戴氏,家境富裕,父始修儒业,教子有法度,以女聪明静专,柔嘉孝谨,授以诸经,肄业如二兄,母蔡氏教诲有力,^④戴氏因此获得了像二兄那样完全平等的教育机会,并从小养成了嗜学的习惯,通晓儒家诸经,“多识前言往行”^⑤;奉化张氏当子李元白刚能说话时,“教以《二南》”^⑥,则张氏亦学习过《诗经》,拥有相当的阅读能力;史渐继室高氏为高阅之后,传承家学,生子之后,仍不辍诵,并对高阅所著的《厚终礼》的内容非常熟悉。^⑦像宣希真,还能阅读当代新儒家的著作《程氏遗书》。至于四明人士的外地媳妇中,也有喜欢阅读的,如袁甫的妻子赵希怡(台州黄岩人),“襟度旷然,时时讽诵诗书”^⑧,就是一例。

(二)史书典籍类

楼钥之母汪慧通(1110—1204)特别喜欢阅读史书尤其是当代史书,“书传过目如素所习,诸史举大端,兴亡之际,贤否之著者,类能道之。……及见宣和盛时暨靖康间事,言之皆有端绪。如《痛定》、《泣血》等书,间能指其不然者。后得《梦华录》,览之曰:‘是吾见闻之旧’”^⑨。奉化李充庭妻张氏识见超卓,读书史,能晓大义。定海邵道冲“生而敏慧,未龀知书,少长,观《汉书》、《资治通鉴》至成诵”^⑩。

① (宋)史浩:《鄞峰真隐漫录》卷39《姊加封太宜人庆会致语》。

② (宋)黄震:《黄氏日钞》卷97《余夫人墓志铭》。

③ (宋)袁甫:《蒙斋集》卷18《县尉杨君太孺人何氏墓志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④ (宋)袁燮:《絜斋集》卷21《太夫人戴氏圻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⑤ (宋)袁燮:《絜斋集》卷17《先公墓表》,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⑥ (清)光绪:《奉化县志》卷23《李元白传》。

⑦ (宋)叶适:《水心集》卷22《史进翁墓志铭》,刘公纯等点校本《叶适集》,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440页。

⑧ (宋)袁甫:《蒙斋集》卷18《宜人赵氏圻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⑨ (宋)楼钥:《攻媿集》卷85《亡妣安康郡太夫人行状》。

⑩ (宋)罗浚等:《宝庆四明志》卷9。

(三)女教典籍类

中国古代女性所受教育的教材和典训非常有限,主要是班昭的《女诫》和《礼记》第12篇《内则》,以其“闺门之内,轨仪可则”,自为女性的受读对象。此外,还有《烈女传》,是为女性的榜样。《莫太夫人家训》云:“女子七岁,便教以《烈女》等传。”鄞县女子何静恭,父何楷教以儒家经典外,兼及《内则》、《女诫》。^①桃源乡戴氏,阅读过“古公宫(按,这里指后宫)所教及彤管(按,指古代女史用以记事的杆身漆朱的笔)所记的德言容功”,并自觉地将其落实到日常的践履中。^②再如汪慧通,嘉定元年(1208)特赠袞国夫人,诰敕云:“故母汪氏,诵德象女师之篇,有《鹊巢》、《鸣鸠》之德。”^③所谓“女师”,即指古代掌管教养贵族女子的女教师。《诗·周南·葛覃》“言告师氏”毛传云:“师,女师也。古者女师教以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因此,“诵德象女师之篇”一语表明汪慧通经常诵读女教典籍,并以之为学习的楷模。楼钥称鄞县桃源乡王夫人出身名门,有家法,因此“习熟闾范,动以为楷”^④,也暗示了其从小学习女教典籍。而其公公权兵部侍郎向士伟去世后,遗下孤女才七岁,“夫人拊爱,教以妇德”^⑤。这种教育正是其“习熟闾范,动以为楷”的表现和传承。奉化戴表元曾说:“想见当时《少仪》、《弟子职》诸书,与彤管、女史之类,朝吟夕讽,亦如余少时所睹记。”^⑥可见戴表元少年时代看到了乡里女子学习彤管、女史之类的女教典籍。

以上三类典籍中,经史书籍构成了中国传统阅读的知识经典。经史的世界其实是男性的世界,体现着男权社会的知识诉求与价值取向。经史典籍之所记载,无论是功业还是观念,均属于男权社会,即便是其对女性的议论,也合乎男权的口味。至于那些女典,也都是按照男权的伦理道德,旨在向女性灌输“三从四德”的规范。让女性深入地阅读和了解这些男权社会的经典,目的是让她们更加自觉地接受和认同男权社会的既定规范,用男

① (宋)袁甫:《蒙斋集》卷18《县尉杨君太孺人何氏墓志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 (宋)袁燮:《絜斋集》卷21《太夫人戴氏扩志》。

③ (清)楼孝谦等修:《鄞塘楼氏宗谱》卷首附《赐故朝议大夫楼璩妻汪氏诰敕》,转引自俞信芳:《惟有清名在,流行百余岁(上)——鄞县大族汪氏试述》,《鄞州文史》2009年第7辑。

④ (宋)楼钥:《攻媿集》卷107《王夫人墓志》。

⑤ (宋)楼钥:《攻媿集》卷107《王夫人墓志》。

⑥ (元)戴表元:《剡源文集》卷7《奇童烈女宝鉴序》,李军、辛梦霞校点:《戴表元集》,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96页。

权的标准来模塑自己,用男权的观念认识社会,因此,儒者并不反对有条件的女性学习以上三类典籍。而女性对这类经典的阅读,达致了阅读视野中的对象客体与女性读者之间的紧密沟通。

(四)佛教典籍类

宋代四明佛教世俗化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它对于妇女的吸引力更为强烈,除了净缘中多妇女以外,知识型妇女卷入者亦为数不少。检阅宋代四明知识型妇女的阅读倾向,平时所阅览者为佛书的占了很大比例。特别是一些老年的信佛妇女,因为在忙碌的操持中放松之后,有了较大的空闲时间,从而为她们的阅读佛经提供了充足的时间保障。绍兴间明州王氏自幼持念《金刚经》。^①薛朋龟妻王氏“暮年尤康宁,稍稍以家事付诸子,耽玩内典”^②。广国夫人杨氏“闲《传灯》、内典,晓彻大指”^③。姜浩“奉佛素谨,《楞严》、《法华》诸经,夫妇翻阅以千万计”^④,姜浩之妻为钦宗朱皇后侄女,自然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汪闼中之妻魏静端“晨兴少事,则翻贝叶以自课”^⑤,可见她早起清暇,以翻阅佛经为自定的工作。汪思温妻子越国夫人王氏,诵读《大藏经》一遍半。其女儿汪慧通亦有母风,“奉佛素谨,甫三旬,已阅《大藏经》,取《龙龕手鉴》以正奇字”,母亲再诵《大藏经》及半,汪慧通与弟弟汪大猷为之补诵后半。^⑥楼钥之妻陈氏(1126—1200),江西番易人,“晚耽内典,一丝不挂,养痾自佚”^⑦。楼慧靖为楼琬孙女,寺簿周元卿之妻,曾披玩过《传灯录》。^⑧朱如一即钦成皇后渊圣中宫两世之侄,自归于鄞县薛氏,视世故如尘泥,年二十余,即告其夫,清静自适,道装素服,“《法华》之文几数万言,三月而能背诵。阅《华严》、《般若》、《楞严》、《圆觉》,亦复翻水千

① (清)周克复:《历朝金刚经持验记》卷下,《已新纂续藏经》第87册。

② (宋)汪大猷:《宋故薛衡州妻令人王氏墓铭》,见马兆祥主编:《碑铭撷英》,人民美术出版社2003年版,第29页。

③ (宋)史公善等:《宋故广国夫人杨氏墓志铭》,见马兆祥主编:《碑铭撷英》,人民美术出版社2003年版,第40页。

④ (宋)楼钥:《攻媿集》卷108《赠金紫光禄大夫姜公墓志铭》。

⑤ (宋)汪闼中:《宜人魏氏墓志铭》,见章国庆编著:《天一阁明州碑林集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26页。

⑥ (宋)楼钥:《攻媿集》卷85《亡妣安康郡太夫人行状》。

⑦ (宋)楼钥:《攻媿集》卷105《绩溪县尉楼君墓志铭》。

⑧ (宋)释志磐:《佛祖统纪》卷28,《大正新修大藏经》第49册。据楼钥《攻媿集》卷105《太孺人蒋氏墓志铭》云:“女归故承议郎太府寺主簿周元卿。”

偈,余经可知。……尤喜禅悦,结庐于墓,一室事佛,一室宴坐,一室书经”^①。宣希真“中年,晨兴诵道佛书”,她所阅读的包括道书和佛书。戴氏“晚而好佛,读其书甚悉”^②。项妙智(?—1233)临终讽《上品观》,表明她平时熟读的是《佛说观无量寿经》。绍兴初,定海石湫(当作“石湫”,今属北仑区石碇街道)伍氏有新妇姓沈,婆婆每旦诵《莲经》,妇则谨于事奉,凡展卷则来听受,或一二品乃至一卷,久而不倦。^③沈氏是否识字不得而知,但听人诵读可以看做是阅读的一种特殊方式。定海人邵道冲“喜翻内典,手书《法华》、《圆觉》、《金刚》等经,阅《传灯录》有所省,辄赞以偈颂”^④。绍兴年间,慈溪叶氏“喜佛氏,诵其书无虚日”^⑤。又有定海刘氏妻徐氏(慈溪人),“素喜佛书”^⑥。淳熙年间,在甬东沃承璋的教导下,其妻子、奴婢皆能通诵《大般若经》103卷。^⑦魏杞之孙、余文昌之室觉心居士皈依佛教,爱读赅藏主编著《古尊宿语录》一书。^⑧

秦艳根据墓志统计宋代女性阅读或抄写的佛教经典共有8部,其阅读情况分别为:《金刚经》5人,《坛经》1人,《传灯录》1人,《圆觉经》2人,《华严经》3人,《大悲咒》1人,《观音经》4人,《法华经》1人。^⑨可是秦艳的统计很少涉及四明女性,影响了其统计的可靠度。若将四明女性阅读佛书的情况与秦艳的统计进行比较,可以看出如下一些特点:四明女性阅读佛书的面更为宽泛,诵读卷帙浩繁的《大藏经》者有王氏母女2人,泛言阅读内典、佛书、贝叶的有9人,使用佛学工具书《龙龕手鑑》者1人;四明女性比较集中阅读或书写的佛经有《法华经》(4人)、《楞严经》(2人)、《圆觉经》(2人)、《华严经》(1人)、《般若经》(1人)、《大般若经》(2人以上)、《金刚经》(2人)、《佛说观无量寿经》(1人),除《华严经》、《大般若经》外,大多篇幅短小、通俗易懂;四明女性阅读的佛经,分属于华严宗、天台宗、禅宗等,但比

① (宋)释宝昙:《橘洲文集》卷10《道人朱氏法华净业》,亦见(宋)释宗晓:《乐邦文类》卷3,作《大宋明州朱氏如一传》。

② (宋)袁燮:《絜斋集》卷21《太夫人戴氏圻志》。

③ (宋)释宗晓:《法华经显应录》卷下《明州沈氏》,《已新纂续藏经》第78册。

④ (宋)罗浚等:《宝庆四明志》卷9。

⑤ (宋)无名氏:《叶氏残志》,光绪《慈溪县志》卷50。

⑥ (宋)陈造:《江湖长翁集》卷35《徐氏墓志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⑦ (宋)释志磐:《佛祖统纪》卷47《法运通塞志》,《大正新修大藏经》第49册。

⑧ (宋)赅藏主编:《古尊宿语录》卷首物初大观《重刻古尊宿语录序》。

⑨ 秦艳:《从墓志看宋代女性的佛教信仰》,《晋阳学刊》2009年第6期。

较起来,四明女性似乎更偏爱阅读禅宗的典籍,单是阅读本朝禅宗典籍《传灯录》者3人、《古尊宿语录》1人,同时诵读天台宗经典《法华经》的也较多,这多少反映了四明地区作为“禅教都会”的特点。从阅读的目的看,女性对宗教类典籍的阅读,一般能通晓大义,水平高者能“咸诣理致”,显然是出于她们对意义世界关注的需要,进而成为精神觉悟的重要途径。有的女性信徒已经把阅读佛经作为一种信仰的方式或者信仰的表达了。

(五) 诗词文类

如鄞县戴氏、定海邵道冲等皆能创作,自然需要阅读一定数量的作品为前提。汪慧通“女孙有嫁及远适者,多诵北方安夫人之诗,有曰:‘女长终为妇,亲边不是家。睦姻存古训,勤苦是生涯’之句以勉之”^①。由此可见,汪慧通经常诵读北方安夫人的诗歌,并将其作为教育女儿勤苦持家的良训,很好地发挥了诗歌在家庭场域的特定教育功能。

(六) 其 他

如汪氏“静多观大字未见之书,不问多寡,必自首至尾而后已。……稗官小说所见尤众”^②。可见汪氏的阅读面非常广泛,喜欢阅读“未见之书”,特别是阅读了大量的稗官小说。桃源乡王氏(1138—1207)“晓文义,旁通医卜之说”,“夙佩慈训,善学力行”,^③这表明王氏的阅读涉及了医、卜类书籍,这类书籍实用性强,但玄奥难懂,王氏能旁通其说,是相当不容易的。此外,戴氏涉书传;^④史浩之女“少而读书,识义理如慧男子”^⑤;史蒙卿妻陆氏(1250—1290)“童髫能读书,了大义”^⑥。以上三例皆未指出明确的阅读倾向,暂归于此。

尽管以上对宋代四明女性的阅读内容作了分类,但事实上女性的阅读内容绝不可能是单一的,而是呈现为多元性,她们通常会阅读包涵不同种类知识内核的书籍。如定海人邵道冲阅读过史书、宗教书及文学书,鄞人

① (宋)楼钥:《攻媿集》卷85《亡妣安康郡太夫人行状》。

② (宋)楼钥:《攻媿集》卷85《亡妣安康郡太夫人行状》。

③ (宋)楼钥:《攻媿集》卷107《王夫人墓志》。

④ (宋)孙应时:《烛湖集》卷12《戴夫人墓志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⑤ (宋)孙应时:《烛湖集》卷12《宜人史氏墓志铭》。

⑥ (宋)陈著:《本堂集》卷92《江阴教授史君妻陆氏墓志铭》。

汪慧通除了阅读儒家经典以外,还遍读《大藏经》、稗官小说,“未见之书,不问多寡,必自首至尾而后已”^①,远远超出了士大夫的预设模式。她们因为没有科举入仕的压力,也没有外来的强迫,完全可以根据个人的价值观和平日喜好,自主地选择喜欢的书籍,因而很多女性又形成了明显的倾向性阅读,有的偏好史书,有宗教信仰的女性偏好佛书等。如宣希真“中年,晨兴诵道佛书。一日慨然曰:‘虚无之言,诵之何益?孰若吾圣经,修身齐家之道具在其中乎。’观《程氏遗书》,则曰:‘义理之同然者,固如是’”^②。她本来喜欢阅读的是宗教类书籍,最后她洞晓了这类著述的宗旨乃为“虚无之言”,从而反过来更加认同儒家的思想,因而阅读的书籍,也由佛道书转向儒家书,甚至阅读起了宋代新儒家著作《程氏遗书》,这表明宣希真对当代思想家的动向也是有所关注,且能服膺洛学的思想。

二、四明女性阅读的社会意义

阅读之于女性人生的重要价值与意义是不言而喻的,阅读不但满足了女性深入了解人类社会积淀的知识的需求,启发了女性对世界的认知方式,而且也成为她们享受思想和艺术成果的最佳方式。阅读主要建立在纸媒质的基础之上,宋代纸媒质的确立而引发的新的媒介革命,以及家庭的丰富藏书,则为女性的阅读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条件。

女性阅读活动主要发挥作用的场域是在家族之中。有阅读能力的女性,大都会将自己的所学传授予子女。而且她们更能够体会文化知识的重要性,对于儒家的价值观更为认同,更能够自觉地督促子女的学习。在家庭教育中,她们往往亲任启蒙。鄞县的知识妇女亲任启蒙蔚成风气,有的从孩子刚出生就给予熏陶,有的在丈夫死后躬自教授,为社会培养有用之才。她们在对子女进行教育时,比一般的母亲更为内行,更懂得文化的重要性。如宣希真时时为儿辈讽诵儒学经典,袁氏“自课诸儿,读书声琅琅终日”^③,鄞县桃源乡戴氏、余姚胡宗伋妻莫氏更像是老练的女塾师。这些女性教育子孙都非常成功,子孙皆成为名流。余姚胡宗伋及妻莫氏更是自觉地将《列女传》等古书记载的“胎教”运用于实践,莫氏妊娠之时,“夫妇危

① (宋)楼钥:《攻媿集》卷 85《亡妣安康郡太夫人行状》。

② (宋)袁燮:《絜斋集》卷 21《何夫人宣氏墓志铭》。

③ (宋)袁燮:《絜斋集》卷 21《林太淑人袁氏墓志铭》。

坐,相对多读经史,用昔人胎教之说”,儿子生下后果然颖悟绝人。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史弥远秘密将赵与莒送入鄞人余天锡家中,余母朱氏“为沐浴教字,礼度益闲”^①。经受余母的精心教育之后,赵与莒不久被召入朝中,成为沂王之嗣,后即帝位,是为理宗。总之,南宋的四明知识型女性在家庭教育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阅读培养了女性的贤惠,提高了女性主持家政的能力。阅读使得女性懂得了很多书本上的道理,尤其是儒家之义理,使她们在实际行事中有可能依据书本上的道理。如父亲宣与言每以事咨询女儿希真,希真“皆据理以对”,女儿有理有据的想法,影响了父亲的决策。^② 史浩一女儿“少而读书,识义理如慧男子”,出嫁给余姚李友直之后,除了孝顺公婆之外,“岁时祀事,蠲涤鼎俎,必身亲之,虽甚寒暑无怠。其他奉尊长,处娣姒,交族姻,御臧获,俯仰委曲,各中仪节,宁卑无倨,宁厚无薄,宁宽无厉,而一出于诚意无矫饰”^③。这位史宜人处理内事不是一般性的井井有条,而是能将从小在书本中学到的礼仪知识很得体地付诸家政实践中,如此才能“各中仪节”。桃源乡王氏“善学力行”^④,也是善于将书本知识融化于生活实践之中,尤其是医卜之类的实用知识,在生活中经常用到,她自身之“善摄养”,也应该得力于“旁通医卜之说”。桃源乡戴氏“凡织纫、组紃、酒浆、笱豆、菹醢、饮食、烹饪、古公官所教,及彤管所记的德言容功”^⑤,无不从事之。她自觉地实践了传统的闺范,特别是“古公官所教及彤管所记”的闺范,必然是通过阅读才能获知其详的,她首先通过阅读了解古代女子的“德言容功”,并以此为榜样,着重于在“德言容功”上下工夫外,阅读使女子提高了实践母仪妇道的自觉性。史渐继室高氏“治丧屏除佛道”,他人对此有怀疑,她以侍郎高阅的“《厚终礼》未尝言,岂非不足于礼乎”为自己辩护。^⑥ 孙介据莫太夫人的翰札诫训而辑录的《家训》,更是全面地体现了莫氏的精到识见以及安排家政的卓越能力。

① (元)袁桷:《延祐四明志》卷5《人物考·余天锡传》。

② (宋)袁燮:《絜斋集》卷23《何夫人宣氏墓志铭》。

③ (宋)孙应时:《烛湖集》卷12《宜人史氏墓志铭》。

④ (宋)楼钥:《攻媿集》卷107《王夫人墓志》。

⑤ (宋)袁燮:《絜斋集》卷21《太夫人戴氏圻志》。

⑥ (宋)叶适:《水心集》卷22《史进翁墓志铭》,刘公纯等点校本:《叶适集》,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440页。

阅读使得女子更加深刻地领会到儒学的义理,并有可能加以实践。出身于儒学家庭中的知识女子,更易接受儒学的熏陶,更加自觉地以儒家的修养来要求自己,从而使她们“贤士”化。如袁氏“以笃实为本,偏私巧伪,不萌于心,谀辞诳语,未尝一出于口”^①,这简直就是向儒士看齐,是自觉地以儒家对于士德的要求来模塑女性自我,达到了袁燮所说的“女而有贤士之行”的境界。戴氏在贫困中“怡然自若,勉其夫曰:‘士当固穷,勿以妻子衣食故,自凋其志气。’和叔(按,袁燮)多出周旋诸贤间,或历月弥年,无内顾之忧者,以戴氏善处贫也”^②。戴氏正是以《论语》所谓“君子固穷”的思想,来勉励丈夫,也勉励自己。有时她们也能运用儒家礼法的观点,来解决实际问题。如宣希真,能秉持礼法,有理有据地解决了乡党在婚丧问题上遇到的难题:“衣冠之裔出赘,既有子矣,而厥妇亡。夫党以为未庙见也,或尼其归葬。夫人曰:‘纳采问名,已告其先矣;妇之资装,夫必得之矣;矧又有子乎?申告于庙以义,起礼于我乎?葬可也。’卒如其说。”^③宣氏的意见不违礼教,能为乡人所接受,是很不简单的。

阅读是女性了解到佛教教义的重要途径。女性阅读佛书使她们更能接受佛教的道理,并自觉地加以宣传。如汪慧通晚年“犹作梵呗,时举因果以示人”^④。四明净心女,不但能够自画佛像,而且还能自题:“愿所修净业速获成就,不入母胎,化生莲沼”^⑤,以此来表明作者宣传和推广净土的信心。女性阅读佛书有可能使她们得到开悟,获得解脱生死的能力。如楼琚之孙女慧靖,曾披味《传灯录》,发明见地。^⑥绍兴初定海石鰮伍氏的新妇喜欢听受婆婆诵读《妙法莲华经》,后“一时感疾,即白姑曰:‘婆婆诵经,新妇获听。世缘告谢,不及奉侍,愿他世诸佛会中相见。漫成一颂,乞传之:平生快活。死也风流。最后一着,分付柴头。’言已,耸身加跃而殒”^⑦。这位新妇超脱生死,引起远近轰动,甚至得到了天童宏智禅师的赞喜。明州王

① (宋)袁燮:《絜斋集》卷21《林太淑人袁氏墓志铭》。

② (宋)孙应时:《烛湖集》卷12《戴夫人墓志铭》。

③ (宋)袁燮:《絜斋集》卷21《何夫人宣氏墓志铭》。按,古婚礼,妇入夫家,若公婆已故,则于三月后至家庙参拜公婆神位,称为“庙见”。

④ (宋)楼钥:《攻媿集》卷85《亡妣安康郡太夫人行状》。

⑤ (宋)释志磐:《佛祖统记》卷28,《大正新修大藏经》第49册。

⑥ (宋)释志磐:《佛祖统记》卷28,《大正新修大藏经》第49册。据楼钥《攻媿集》卷105《太孺人蒋氏墓志铭》云:“女归故承议郎太府寺主簿周元卿。”

⑦ (宋)释宗晓:《法华经显应录》卷下《明州沈氏》,《已新纂续藏经》第78册。

氏从小持念《金刚经》，曾作《补阙真言》以表达自己的学佛体验。^① 定海另有一位徐氏，“素喜佛书，属纊之际，超然而逝，若释氏所记者”^②，进一步表明了阅读佛书对于女性修行者的深刻影响。

阅读使女性获得了一定的书面语言的表达技巧，进而培养了女性的写作能力，从而使她们的身份由读者向作者转化。能够掌握写作技巧的女性，肯定需要以阅读一定量的作品为基础，这样她们才能真正成为书写者。可以说，一名女性作者肯定同时又是一名女性阅读者，她必然地会从阅读中进行揣摩，从而更好地获得某种表达的技巧，阅读可以说是每个写作者必不可少的历练过程。书写构成了一种产生意义的机制，使人们的思想、情感、愿望、爱好固化成为独立的文本语言，并有可能使书写文本向异时空无限开放并获得意义增值。宋代四明工于写作的女性颇有其人，如余姚胡宗伋妻莫氏，“自少小知书，浸长，作诗论文如慧男子……年三十，□□与其夫以文学相摩切，甚自乐也”^③。胡宗伋结婚才旬日，又赴太学，妻子莫氏经常写信给丈夫。戴氏“尺牍之工，属辞措意，为人传玩”^④。这就是说戴氏的写作，拥有着陌生的、异时空间的读者，其尺牍文本脱离了设定的语境，对虚拟的读者进行了传播，并获得了让读者“传玩”的传播效果。邵道冲随夫从官四方，无论是游览西湖、荆溪、秦淮之胜，还是亲宾之间的往还，都能“随事赋长短句，脱略脂粉气习，殊无滞思”^⑤。可以说阅读作品陶冶了邵的情操，游览名胜开阔了创作的题材和眼界，不停地写作又开掘了她文学创造的才能。她还将阅读佛教名著《传灯录》的感受写成偈颂。她的著作后由儿子荟萃成编。沈氏平日只是听受婆婆的诵读，就获得了临终作颂的能力，用以表达解脱生死的感受。觉心居士因为喜阅《古尊宿语录》等禅书，掌握了禅宗的话语机锋方式，她平日所作有著语、偈语，“皆不计较而得”，足见其“日用中无非禅悦法喜之乐矣”。^⑥ 但也有一些女性只把写作视作自娱、自泄的方式，而轻视作品的传播。孙应时说“戴氏涉书传，习笔札”，只

① (清)周克复：《历朝金刚经持验记》卷下，《已新纂续藏经》第87册。

② (宋)陈造：《江湖长翁集》卷35《徐氏墓志铭》。

③ (宋)刘正公：《莫太宜人墓志铭》，载童兆良：《检点上林文明·金石篇》，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版，第179页。

④ (宋)袁燮：《絜斋集》卷21《太夫人戴氏圻志》。

⑤ (宋)罗浚等：《宝庆四明志》卷9。

⑥ (宋)贻藏主编：《古尊宿语录》卷首物初大观《重刻古尊宿语录序》。